

保卫社会主义文学

罗 蓀



新文艺出版社

保卫社会主义文学

罗 蓀

新文艺出版社·1958

上海文艺丛书
保卫社会主义文学
罗 蕤 著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712

开本850×1156 耗1/32 印张8 7/16 插页2 字数187,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0.90元

目 次

共产党的领导是苏联文学发展和成长的基石·····	1
苏联文学——强大的精神力量·····	15
劳动——苏联文学的重要质素·····	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榜样·····	28
青年作家的伟大导师——高尔基·····	33
苏联文学的伟大教育作用·····	41
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	45
驳资产阶级右派的文艺观点·····	50
绝不容许篡改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	64
许杰的一条反社会主义道路·····	75
王若望站在哪一边·····	84
雪峰的“艺术价值”·····	90
雪峰对“第三种人”的敌友观·····	97
从“财主底儿女们”看路翎的反动立场·····	103
评路翎的小说“翻译家”·····	113
评冀沅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	121
“这里没有冬天”是一本反动小说·····	134
什么是“拉普”派？·····	143

什么是“世界主义”？	154
“潮流派”是怎么回事？	161
“宗派主义”在哪里？	169
胡风的“自我批评”	175
胡风是这样和胡适作“斗争”的	180
 加强文学编辑工作的党性	188
关于文学批评	197
从“典型公式”谈起	204
生活和政策	212
“文学落后于现实”	219
关于“爱情”	222
对幼者的爱	227
纪念瞿秋白同志	231
社会主义新人的颂歌	235
她是“咱社里的人”	242
和群众打成一片	248
讓我們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	253
上海——文学艺术家的宝库	257
 后 記	261

共产党的领导是苏联文学发展 和成长的基石

苏联文学四十年来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是和苏联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分不开的，是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分不开的。

苏联文学是按照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无产阶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把文学当做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始终认为文学是教育和鼓舞劳动人民的有力工具，是具有改造社会的强大作用的武器；党必须领导和掌握文学，使它能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形成，并走上了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舞台；1905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大革命，全国二百多万人参加了大罢工，第一次显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列宁发表了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性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在论文的开头就提出了党的文学问题应当提到党的工作日程上来，并着重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在尽可能完备和完整的形式中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明确规定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

部分”。

1907年，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出版了，这是第一部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的代表，当时列宁正在伦敦，见到高尔基的时候，立即表示了对这部杰作的衷心欢迎和祝贺，并对高尔基说：“这是一本非常合时的书，”因为这本书对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列宁在1909年从巴黎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还提到了：“您以艺术家的才干替俄国的——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这样巨大的利益。”

这个范例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一开始就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着的，并且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

列宁在俄国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候，号召文学事业必须和“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起来”。高尔基在这一方面创造了伟大的榜样。高尔基在1908年写给温格洛夫教授的信中说：“革命对于我有如孕育中的胎儿在蠕动一样，是多么严正合理而又亲切的生活现象；”工人运动对高尔基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高尔基创造的第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形象巴维尔·符拉索夫和母亲尼洛芙娜，正是1905年的革命所孕育和培养起来的光辉范例。

列宁指示的党的文学原则，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打开了成功的道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摆在党的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要使它如何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并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这是一项

繁重的艰巨的改造任务。无疑的，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占领资本主义的阵地，建设起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的文学艺术，是要比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军事统治复杂得多。

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文学艺术工作，必须是在和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同时进行的。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有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内，对于革命抱着不可调和的敌意。如果说到十月革命以前曾经在文学界积极起过作用的资产阶级贵族作家，那么其中有許多人轉到了白卫軍方面公开反对苏維埃政权，并且还逃出苏維埃俄国。”^①这种情况，早在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贵族作家中间的大部分对革命就是抱着敌对态度的，他们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提出了文学的无思想、不问政治的口号，一方面表示“中立”，一方面已经钻到反动的神秘主义和猥褻論的臭坑里去了。高尔基把这一段时间称为“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丢脸而且最无耻的十年”。十月革命后，正是这批“农奴主的食客和寄生虫们”，象“哭丧妇”^②一样，一方面哭着一切死去的东西，一方面就恶毒的咒骂着年轻的苏維埃政权。其中，有的就直接参加了反革命阵营或者逃亡到国外，有的虽然仍留在国内，却高高挂起了各式各样的旗子，对革命表示“中立”，实际上是继续顽固守着反动的资产阶级阵地，敌视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运动起着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主要由于革命政权的稳定。资产阶级

① 伊凡諾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第27頁，作家出版社出版。

② 列宁把这批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群走狗，农奴主的食客和寄生虫，知识界的哭丧妇。

知識分子的队伍，也就在新的形勢底下發生着變化。斯大林在1918年就指出了這一點，由於人民政權的鞏固，“連蘇維埃政權從前的敵人，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都感到了這一點；他們昨天還對蘇維埃政權怠工，而今天已經準備為它效勞了。”^①這種分化說明了革命勝利的形勢，但是思想戰綫上的階級鬥爭並沒有停止，應該說，在意識形態這個領域中的兩條路綫的鬥爭，還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而複雜的鬥爭。事情發生了變化，可是那些“資本主義的哭喪婦”們並沒有忘情於那些死去的東西，現在，他們暫時把自己打扮起來，扮成了各種各樣的面貌，鑽進了各種文學團體中，有的唱起“左”的調子，有的唱起“純藝術”的調子，不管唱什麼調子，實際上還是在繼續販賣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貨色，和黨的文學路綫對立起來。特別是他們善於利用着浸透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的靈魂深处的不穩定的情緒，就很容易喚起呼應，而成為他們的俘虜。

蘇聯共產黨時時刻刻的在注意着蘇聯文學的發展，幾乎是關心到每一步的發展。即使在蘇維埃政權經過了新經濟政策的勝利的過渡時期，消滅了國內的剝削階級，經過了幾個五年計劃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在擊敗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以後，社會主義經濟飛躍前進，在種種的優越條件下，如果沒有黨及時的對文學發展中若干思想問題發布了重要的決議，蘇聯文學是不可能達到如此高度的成就的。正因為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幾乎每一個時刻都在窺伺着機會，企圖侵蝕和瓦解年輕的蘇維埃文學，例如1946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就是為了糾正和清除資產階

①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69頁。

級文艺思想的侵蝕，給蘇維埃文学指出了正确发展的道路的例証。以及最近尼·赫魯曉夫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講話，对目前苏联文学中間受到資產階級思想侵害的事例，給予了严格的批評，并要求作家按照党的文学原則迈步前进。这都說明了党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幫助着苏联文学能够始終不渝的沿着列宁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这个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在党历次对文学艺术的重要的決議和指示中。正如法捷耶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說：“这些指示曾幫助我們致命地打击了在我們艺术界某些知識分子中間发生过的数典忘祖的世界主义和崇拜現代資產階級虛伪文化的表現、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主义的影响、以及那种不用头脑和缺乏思想地在生活的表面和向它的角落里爬行的現象。”四十年来的輝煌的事实証明了：“苏联文学所以能創造出一切优秀的作品，都有賴于党的这些鼓舞性的指示。”

資產階級作家总喜欢用什么“中立”、“无党派性”、“不問政治”这些虛伪的口号来掩飾他們为資產階級利益服务的本質。1921年出現的“塞拉皮翁”派就是标榜不問政治的“中立”主义者，提倡无思想的文学，他們宣称：“我們不要功利主义。我們不是为宣傳而写作。艺术象生活本身一样是现实的，它也象生活本身一样是沒有目的和沒有意义的”……等等。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钻进了某些文艺团体中，宣揚文学艺术的“中立”，所有这些“中立”……的幌子，都不过是为了掩飾他們反对党的文学路綫的目的而已。列宁早曾指出：“无党无派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資產階級的武器和口号。”实际上，那些提倡无党派的中立主义者，提倡文学无思想性，不問政治的“文艺家”，他們是躲在这些

看起来是超然物外的口号下，却在贩卖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他們的真实目的是破坏和瓦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塞拉皮翁”派的一員主将左琴科到了二十几年后，在苏联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时，还写出了猖狂的诽谤苏联人民的“小说”。党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在历次的党代表大会上都曾提出了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问题。1922年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中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力图通过书籍和文化工作来影响劳动群众，认为必须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对抗这些影响。”1924年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出版物的决定，特别强调了党的出版物必须用党的立场来阐明文学的意义，应当用正确的批评来克服作家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1925年苏联共产党作出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就更全面的帮助文艺工作者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领导文艺工作者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党提出了加强文学批评的作用，在这个决议中特别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中立的艺术”，要求文艺批评一刻也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对文学中的反革命现象、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无情的斗争。党在对待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十分细致的，在决议中特别提到对待当时文学界的“同路人”问题，一方面必须坚决的排除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和一部分“同路人”中间正在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另一方面应当周到的、细心的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耐心的帮助他们迅速的转移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也正因此，就要求共产主义批评必须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认为一切批评应该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说服力量为依据。

党在思想工作上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对苏联文学

的保卫无产阶级党的原則性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当文学領域中的階級异己分子特別活跃的年代里，党在組織路綫上也用了一切办法帮助成立了无产阶级的文学团体，目的是在巩固无产阶级的文艺陣地。党的方針始終是一方面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干部，一方面耐心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作家走到无产阶级的道路上来。

二

在文艺战綫上的階級斗争，始終显得十分复杂；由于最初的时代中必須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而一切资产阶级的流派和集团，在宣称“无党派”的“中立”的同时，他們是坚决的反对党领导文学艺术的，他們在“創作自由”的虛伪的口号下，使文艺从政治中“独立”出来，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宣称“政治是无产阶级的，艺术是资产阶级的”，他們要使文艺变成“独立王国”，拒絕党的领导。托洛茨基宣揚这种謬論，說什麼：馬克思的階級斗争的理論对于艺术是不适用的，政策对于艺术是格格不入的等等。托洛茨基分子就根据这些論調，鼓吹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階級斗争，脱离现实生活，最后掉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他們懂得公开販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艺术論是不成的，他們就巧妙的提倡艺术的中立主义。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就在各个方面反对党领导文学艺术，布哈林公然主張“文学界要有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赛”。

他們力图使文学艺术摆脱党的领导，按照他們的路綫引导文学艺术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

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則采取另一种方式企图离开党的

領導，他們宣稱：“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和創作的階級組織，正如工人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職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這種論調就是反對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文學事業應該是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他們妄圖把“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變成一個脫離黨領導的獨立組織。在任何情況下，對黨鬧獨立的結果就是反對黨，反對無產階級的事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堅決的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這種違反黨的原則的做法，在1920年12月發布的公開信中指出：正是對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獨立”，才必然使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成為資產階級影響工人階級的武器；這類的“獨立”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無產階級文化派”是掛着“無產階級文化”的招牌，實際上是偷運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他們是在強調“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的口實下，和黨鬧獨立的，他們認為文化藝術是一種特殊的形式，就要求“特殊化”，要求“獨立自主”，要求黨不要來領導。

無論是從什麼角度出發來反對黨領導文學藝術的論調，都是違反黨的文學原則，背離無產階級文學道路的反動的論調，黨堅決反對這種論調和一切類似的活動。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都做出了相應的決議，堅決的加強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1925年的決議中就鮮明的指出：“無產階級應當保持、鞏固、日益擴大自己的領導，同時要在思想戰綫許多新的領域中也占有適當的陣地。”決議認為無產階級作家必須掌握思想領導權，“黨應當幫助這些作家給自己贏得掌握這個領導權的歷史權利。”^①

① “蘇聯文學藝術問題”第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正因为党的领导，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胜利和成功的基础，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容许文学艺术事业离开党的领导，并且随时和这种企图反对党的领导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

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中指出：“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①

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阵地，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就成为十月革命胜利后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革命的形势促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的炮声固然产生了一批“资本主义的哭丧妇”，本能地投到反革命那一方面去；同样，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被革命吸引住了，并且立刻表示了他们站在革命阵营这一边的鲜明的态度。例如原来是属于颓废主义这一流派的象征派诗人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17页。

勃洛克和勃柳索夫，两个資產階級貴族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断然和旧世界告別，不顧旧日友輩的誹謗，立刻轉到革命陣营來。詩人勃洛克向俄罗斯知識分子号召：“全心全意地服从革命”。

轉向革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根除資本主义社会所遺留下來的旧习气、旧傳統、旧偏見，却还須要一个长时期的改造过程。

党对于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家的的工作，是采取了十分耐心而細致的方式进行的，既不放弃无产階級的立場，又不容許使用任何簡單化的粗暴方法。

党始終認為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的最好的办法是吸引他們到现实生活中去，使他們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实际斗争生活中去，这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旧知識分子的最有效的办法。

列宁和高尔基的关系，是很好的說明着党对知識分子的关系，那种无微不至的亲切的关怀和坚持党的原則的精神，是使高尔基更加光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們知道高尔基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也不是沒有过一些不健康的情緒的。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的一些艰难的岁月里，他就會过分的夸大过知識分子的作用，却又低估了农民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党和列宁帮助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高尔基当时住在被圍困的彼得格勒（即現在的列宁格勒），在他生活的周圍是一批无事可做的反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被他們“圍困”着，而和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隔离了，使他的思想上蒙上了一层灰尘。列宁在1919年7月31日給高尔基的信中，正是劝他到蓬勃的生活中去，信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应当或者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末就应当作为一

个艺术家去观察，在那没有首都（指当时的彼得格勒——葆注）作疯狂进攻的中心的 가方，在那没有疯狂的阴谋斗争的地方，在那没有首都知识分子疯狂的愤怒的地方，在农村或在外省的工厂（或在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些地方，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

列宁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向高尔基，应该说向艺术家们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作家，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作家不摆脱旧生活的囿困，不投身到生气勃勃的伟大事业的建设和斗争中去，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只有在和先进的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斗争联系的时候，作家才有力量观察和区别陈旧事物的瓦解和新鲜事物的萌芽。同时，一个作家只有跟着党，跟着工人阶级走，才能正确的发挥作用。高尔基在1928年这样写道：“我只有在布尔什维克们中间，在列宁的文章中，在那些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中，才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①

苏联文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杰出的伟大作家的行列，令人信服的证明着党的伟大，使这些文学大师终于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学专家，这就是党的胜利。

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必须是同时进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在1925年的决议中曾经提到：“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现在还没有”，党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成长。

在1924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关于报刊”的决议中指出：“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工作，应当指靠在苏联广

① 叶果林：“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第3页，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高涨过程中成了工农作家的工人和农民的创作。应当认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是将来从其中选拔出新的工农作家来的后备军。”

党一方面尽一切可能的从工农群众中培养无产阶级的作家，一方面按照着党的原则进行着严格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作家，因为党是把他们看作苏联文学将来的思想领导者。“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明确的提到了这样几点：第一，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上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第二，不容许对旧文化遗产和文艺专门家表示轻率和蔑视的态度；第三，必须用一切手段防止摆共产党员的架子；第四，坚决反对那种纯粹在暖房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式，应当在群众生活的土壤中生长。

列宁坚决反对那种温室式的培养，因为这种方式的本身就是脱离群众的，离开了土壤是生不出谷物来的。当“工人出身的诗人和艺术家，落到专门学校的温室条件里，脱离了自己的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诗歌的俘虏，他们往往扩大了那些接受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影响的狂妄的知识分子队伍。”^① 列宁认为文学艺术的新干部是在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离开这个条件，而把他们移植到温室里，结果不是枯萎，就是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党指出，年青的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必须和自己生长的阶级在一起，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在一起，这是使青年一代成长的重要环节。

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正是按照党的方针培养壮大起来的，

^① 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第38页，作家出版社出版。